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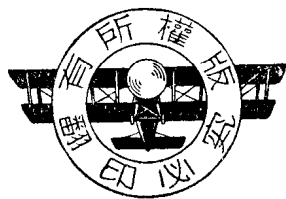
江南四才子
姻緣

換空箱

重編本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三笑
姻緣
換空箱
重編本

著者 江 蝶 廬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序

舊小說中，有金如意，九美圖，換空箱，三種彈詞，好比現在的三部曲。若斷若續，各有各的段落，叫人看了上部，還要想看下部，越看越有趣味。這三部裏面，當推九美圖，普通所謂三笑姻緣爲第一，經過名人改削，意思也好，詞句也好，又能脫去前人的窠臼，要算得別開生面的言情傑構；所以把金如意換空箱去比較他，未免有些遜色。但是金如意和九美圖，唐伯虎是主人翁，換空箱雖從九美圖蟬聯接下，却是文徵明做了主人，唐伯虎不過是陪賓罷了；然而筆法跟着唐伯虎起，也算得半個主人，究勝那祝枝山等一班尋常陪賓呢！我因爲有這個緣故，再把換空箱唱篇，也重編成白話，削去粗俗的句子，大加修飾，和金如意、九美圖統歸一律，完成了這三部曲。雖不敢說推陳出新，似乎比那面壁虛構的各種言情小說，覺得有一些事實的來歷的，不知道讀者們也贊成我這幾句話嗎？

江蝶廬識於海上觀潮閣

二二，十二，十七，午夜。

三笑姻緣換空箱目次

第一回	賭看		第十三回	誤留		五六
第二回	調扮		第十四回	演琴		六〇
第三回	賭東		第十五回	戲聞		六五
第四回	窺臀		第十六回	笑揖		六九
第五回	遇金		第十七回	藏文		七四
第六回	戲金		第十八回	換箱		七八
第七回	騙父		第十九回	知道		八三
第八回	私合		第二十回	說訂		八八
第九回	逼唐		第二十一回	逼金		九二
第十回	鬧文		第二十二回	拷翠		九七
第十一回	遣接		第二十三回	氣豹		一〇一
第十二回	慶壽		第二十四回	團圓		一〇六

三笑
姻緣
換空箱

第一回 賭看

唐伯虎費盡了千辛萬苦，得與秋香結成美滿姻緣，而且華洪山夫婦備了全副妝奩，送上門來，真令人稱快。所以他九美團圓之後，心甚滿足，他有時自誇道：「人生世間，無非一夢，不尋歡樂，也是枉然。你們不見那班愚夫俗子，祇知終日勤勞，孳孳爲利，全不懂半點風月，並非我誇口，姑蘇城中，那一個及得上我？我不積欠官糧，下不短少私債，沒有本錢，只有本領，赤手空拳，掙得了九位嬌妻，非但一個個花容月貌，并且一個個莊重賢惠，就是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三人，他們都是有名才子，然與我相較，也是望塵莫及，何況他人了？因此我對於功名二字，視作敝屣一般。」人家說：「做官千日好，」豈知總不及百姓的朝朝開門，常見許多人物，愛慕虛榮，日久反被虛榮所誤。如今最樂之人，要算我唐伯虎了，無憂無慮，勝如福地神仙。今日空閒無事，懶讀文章，不如到裏邊去，和衆位娘子開一回玩笑，以消永日。他想到這裏，欣然跨出書齋，來到雙桂堂前，輕輕咳了一聲嗽，丫環瞧見，喊道：「大爺進來了。」伯虎一看，乃是九娘房中的雪春，隨口問道：「九娘在那裏？」雪春道：「在大姑娘房內。」伯虎道：「待我去瞧瞧。」雪春道：「大爺不要去，當心自投羅網。」伯虎道：「房中不得，這是什麼緣故？」雪春道：「剛纔九位姑娘商量，從今以後，勿許大爺進房。」伯虎訝道：「不許我進房，是何道理？」雪春道：「都是大爺自己不好，歡喜玩笑，所以一致團結起來，抵抗大爺。」伯虎怒道：「放屁！信口胡言，我不信。」雪春道：「大爺不信，我是說一是一的，進房謹防粉拳玉腿，戒尺和門門。」伯虎道：「諒她們也不敢如此胡爲，天下豈有女人打男子之理？」雪春道：「有禮打得大公，九個女人打你一個男人，不敢也敢了。如果大爺進房，寡不敵衆，丫頭給你大爺幫忙逃走。」伯虎疑信參半，心想：「九位娘子，都是大賢。」

大德的，何至於結了團體，要把我丈夫欺負？頭之言，如何信得？待我去見了她們，便知分曉。當下來到大娘樓下，蹣手蹣腳走上了扶梯，悄沒聲的立在門外，望裏面一瞧，只見三娘四娘坐着對棋，七位娘娘圍坐旁觀。五娘道：三姐輸了，還不捉炮。六娘接嘴道：捉了炮，車要吃掉馬的。你一言，我一句，只有九娘秋香是門外漢，呆呆坐在一旁，一言不發。三娘羅秀英發極道：我把這車先伐了吧！大娘陸昭容道：伐不得，當頭要炮將的。正在這時，伯虎翩然走入房中，掩着鼻子道：好臭好臭，使人難聞得緊。六娘道：滿室裏都是香氣，何來臭味？伯虎道：你們不覺棋臭嗎？衆位大娘笑道：大爺又來取笑了。伯虎道：待我來看，誰勝誰負？昭容道：我看這一局棋，三妹是輸定了。伯虎道：大娘不是我吹一句牛，三娘欲想反敗爲勝，只消挺卒過河。四娘謝天香道：旁觀不語真君子，快些讀書去，休得在此開口。伯虎道：我若不指點三娘，要大敗虧輸了。羅秀英道：我偏不挺卒，看他怎樣。四娘道：姐姐將軍了。伯虎道：如何？三娘不聽我話，白白吃掉了一隻馬，豈不可惜？還是趕快補救，出這邊的車，罷昭容點頭道：這一着，果然走得妙。如今四妹要輸了。被伯虎馬一將，車一將，殺得謝天香只有招架，全無回手，立起身來，將棋子攪和。伯虎忙安慰道：這叫做棋高一着，四娘不要生氣。天香道：你也高得有限，別誇口了。伯虎道：四娘可敢與我下一盤？准殺你一個片甲不歸。天香道：不與你下。伯虎道：衆位娘子，今日清閒無事，大家喝一杯酒，如何？昭容道：休得胡說，人若貪杯，最易惹事招非，還是讀書，希望日後平步青雲，妻榮子貴。伯虎道：大娘你愚極了我的才學，盡人皆知，還要讀什麼書？況我有了衆位娘子，勝如金榜題名，紗帽紅袍，有甚希罕呢？衆娘聽了，大都不悅，然也奈何不得他。正這當兒，陸昭容雙眉緊蹙，一雙手捧住了肚腹。伯虎忙問道：娘子做什麼？昭容道：腹中疼痛，莫非要分娩了。伯虎道：娘子不要慌張，立刻去喚穩婆來收生便了。當下分付唐興速喚穩婆，便向衆娘問道：你們猜一猜，男胎還是女胎？衆娘道：你又要發獸了，腹中之物，如何猜得出？伯虎道：定是個男胎。衆娘道：你又不是仙家，怎會知曉？伯虎笑道：哈哈，那是我親手自造，豈有不知男女之理？衆娘啞道：虧你顏厚，說出這種話來。其時昭容腹痛

一陣緊一陣，八位娘娘都着了慌，二娘扶住了大娘玉體，一面打發丫環廚下燒湯，痛得大娘嬌啼宛轉。伯虎沒了主張，百般慰藉道：「娘子不妨事的，且忍一忍痛，有人叫你母親了。」大娘道：「我來不得了。」伯虎在房內只是團團亂轉，口中咕嚕道：「從今以後，再也不敢如此了。」衆娘聽了，莫不暗暗好笑，說道：「大爺你在這裏，是沒有益的，快往外邊去。」竈君祖先前多點香燭，保佑大娘易產平安。伯虎答應，到外面一一照辦，獨自坐在書房之內，等候喜信，守到午未末初，丫環到來報喜道：「恭喜大爺，大娘娘添了一位千金。」伯虎喜出望外，欣然進內，叮囑僕婦使女小心伺候，賞了穩婆十兩銀子，穩婆稱謝而去。衆娘道：「大爺你方纔說是男胎，偏偏生了一個女，這不是你也胡亂的猜着罷了。」伯虎道：「那是我不得其法，沒有變得完全。」如今三娘養出來的，必然是男孩子了。秀英紅着臉道：「這種話，不怕人羞嗎？」伯虎笑了一笑，走近大娘床前，低聲說道：「生男養女，都是一般的，常言道：『先花後果，你下次分娩，就要養兒子了。』」昭容微歎道：「我指望養一個孩子，與大爺傳宗接代，不幸誕生一女，叫我有何面目？」伯虎道：「賢妻言重了，只要你身體強健，就是我的大幸了。」於是稍坐片刻，伯虎別了衆娘出外，分付唐興、唐壽預備三朝湯餅，二人答應。唐興道：「陸老爺府上，可要去報喜？」伯虎點頭稱善，修書一封，並備了幾色土儀，四鐺狀元紅，因爲陸扶仲平生最喜杯中物，打發唐昌前往，路費白銀三兩，唐昌領命而去。光陰真快，已是三朝，親友都來唐府賀喜，祝枝山、文徵明也來道賀。席間三位才子，謔浪笑傲，互相調笑。文徵明道：「唐兄騙家婆的本領，可以算得此中魁首，可惜養孩子的手段，太不濟事。」枝山道：「雖說不濟，居然養出一條槽來。」伯虎笑道：「你兩個出言粗魯，我看老祝和他嫂子成婚多年，並不會懷胎一次。」據我看來，情人庖代才好。」枝山道：「滿口噴蛆，今晚回去，定教一索得男。」徵明道：「唐兄現有九位妻房，安能楊枝遍灑，雨露勻沾，那纔要請人庖代？」伯虎道：「我是不用人庖代的，只可笑你這許年紀，一個妻房都沒有，真乃枉爲人世，祇好讀幾句死書，吃幾碗死飯了。」文徵明一聽，笑面無常，說來何等刻毒，便道：「你不要小覷我，要幾個妻房，易如反掌，只消廣託冰人，由我挑選，何愁沒有花容玉貌的娘子？」伯虎笑

道：託了媒人，對親娶妻，太不希罕，也要像我一雙空手，娶到家中，這纔算是能爲。文徵明道：這有什麼難處？不是我對你誇口，我娶妻房，要娶正經女子，出身丫頭是我不要的。伯虎聽他話中有刺，正色道：只要容顏美貌，何論出身高低？枝山道：小唐請問你九娘怎樣的美麗？可否請到外面一見？伯虎道：論這位九娘，猶如西子再世，王嬙復生，輕易豈可與你們相見？枝山跳起來道：你說了這句話，我倒偏偏要看一看。伯虎道：你當真要看嗎？枝山道：自然一定要看。伯虎道：既然如此，與你賭下一個東道，我去看你嫂子，你看我的九娘，各顯各的神通，誰看到誰贏，看不到算輸。枝山連連點頭道：這倒可以使得，但你要賭些什麼？伯虎道：賭銀三百兩，如何？枝山道：好極好極。請老文做一個見證人。文徵明拍着胸脯道：我做見證。伯虎道：我還有一句話，要事先聲明，不許背地叮囑嫂子。枝山道：我如果叮囑，便是忘八，要是你叮囑了九娘，也是這件東西。說着，伸起一隻手，代表烏龜的形狀。伯虎道：這個自然，還要定一個期限，三天爲率，如若過了三天，也要認輸。枝山道：一言爲定，不可反悔。大家說笑了一回，枝山徵明興盡辭去。文徵明回到家裏，暗忖：唐伯虎有了九個嬌妻，目空一世，竟不放我在眼內，當面奚落。常言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枝花。』自明日爲始，定要尋幾個如花似玉的妻房，和伯虎較一下短長，方洩此氣。書中按下慢表，且說祝枝山與唐寅賂下東道，轉返護龍街家內，坐定身軀，心中不住的打算，小唐要來看我家大娘，不得知他怎樣來看法？我假使告訴了大娘，豈非我便做了烏龜？此事還是絕不提起爲妙。但我自家怎樣去看九娘？終須籌一妥善之策，方可馬到成功。畢竟他心思靈巧，一拍桌子道：有了，我何妨扮個賣線的？線是女人家必需之物，在他後門外叫喚，見機而行，不愁不見九娘。祝全快給我走過來。祝全道：大爺喚我做甚？枝山道：你與我去買一隻線籠，一個喚嬌娘，明日應用，不可誤事。祝全道：大爺買了這種東西，是不是又要串新戲？枝山道：不用你管新戲老戲，你到外面去，不可洩漏風聲，等我看見了九娘，不但三百兩銀子到手，并且替祖宗爭氣。祝全笑道：爭氣勿爭財，拿錢來，我去置備行頭。枝山卽在懷內取出十兩銀子，祝全拿了，趕到絲線店裏，買了各

色絲線，一具線籠。開店的認得祝全，說道：「管家！莫非你不在祝大爺府上了嗎？」祝全道：「我是要老死在祝府裏了。開店的道：爲甚做這賣線生意？」祝全道：「我家大爺說：讀幾句死書，種幾畝死田，萬貫的家財，也要用盡。日進千文，便用之不竭，因此想做小本生意，每天趁幾個活錢。」開店的點了幾點頭，回過臉去，對他的兒子道：「你看祝大爺一榜解元，姑蘇有名才子，尙且不肯坐吃，思量趁些活錢，你這傢伙，只知終日頑皮，吃飯游蕩。」他兒子道：「那是我年紀還小，啦大了也會像祝大爺一樣。」開店的鼻子哼了一聲道：「大了也不會中用的。」祝全不服道：「開店的，你差了。開店的道：我管教兒子，差在什麼地方？」祝全面孔一板道：「不該將我家大爺，比你的兒子。」開店的道：「這是一個譬解，打什麼緊呢？」刺毛窠裏不生出好蟲，祝全使勁兒用手一拍櫃台道：「什麼話！我去告訴大爺。」開店的登時着了急，連忙陪了笑臉請罪，送了祝全一副線帶，兩根條龍，一方手帕。祝全收下了道：「今天就便宜了你罷。」說着背了線籠，提了喚嬌娘，叮叮噹噹的搖晃着過來，引動了女人，推窗一看，是一個年輕後生賣線，三腳兩步走下了樓，喚道：「賣線的，我要買三文花紅線，二文黑二扣。」祝全道：「大娘，娘，你要買粗的，還是細的？」女人道：「我愛細的。」祝全見了女人，骨頭已經輕了一半，便道：「粗的好。」女人道：「你敢是討我便宜？」祝全道：「誰討大娘，娘便宜？我且問你，大娘，娘臉上爲什麼紅呀？」女人道：「大概是發風。」祝全有意打趣道：「不得知南風，還是北風？」女人道：「南風。」祝全道：「明明是北風，不要瞞我。」女人道：「管我南風北風，說着奪了祝全手中絲線，關了門進去了。」祝全用手推了一推，仰着脖子道：「發利市生意，概不賒欠。」那女人道：「你討了我的便宜，還要銅錢。」話猶未畢，將桌上一大碗冷茶，照準祝全一潑，只潑得祝全淋漓盡致。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調扮

話說祝全被樓上女人潑了一臉的冷茶，欲待交涉，恐怕反而吃虧，慌忙背了線籠，回到家裏。祥元祥順見了，

問道：「祝全！你氣急敗壞轉來，可是想害我家大爺嗎？」祝全道：「何以見得？」祥元、祥順道：「說穿了不要賴，我看你身上背着線籠，一定在街坊之上，謀殺了賣線的了。算算大爺待你比我們好，爲什麼要生這黑良心？」祝全道：「吓滿嘴裏放着黃狼鼠，臭氣冲天。我家大爺要趁活錢，想做賣線生意，打發我出外去辦的。」祥元、祥順道：「方纔明白原委，便道大爺賺了銅錢，我們有酒喝了。」祝全道：「包在我的身上。但是不要給大娘知道。如果露了口風，酒沒得吃，只好吃一頓板子。」說着又囁哩咕嚕道：「十兩銀子本錢，賣完吃完，少不得怨氣衝天哩！」他走進書房，祝枝山洋洋得意道：「我做賣線生意，你們不可聲張，至要至緊。」祝全等道：「只要大家吃得醉，決勿放風。」枝山道：「你們這班酒鬼，不想做事，獨想喝酒。暫且按下枝山一邊，再說。」唐解元在席間賭了東道，到了晚間，到九娘房中，心想祝阿鬍子怎生來法，他的鬼計多端，倘然被他看去，我的東道輸定。雖然我和他賭過咒，總究是虛空的，不見得我對九娘說了，真做烏龜之理。便道：「娘子，我和枝山賭一東道，他在三天之內，要來看你，所以你在三天之內，不可出房一步。如此一來，憑他神通廣大，看不見他，這東道輸給我了。」秋香笑道：「你們真是一班驢頭，豈有將妻房賭東？被人知道，又要飛短流長了。」伯虎道：「無非鬧着玩笑而已，怕人家說甚麼短長？」秋香道：「但不知大爺怎樣前往？」伯虎道：「明日我想扮一個賣菜人，你說好不好？」秋香道：「你在街坊賣菜，不怕人家笑痛了肚皮？」伯虎道：「逢場作戲，有甚要緊？待我贏了枝山三百兩銀子，送與娘子買胭脂花粉。」秋香道：「不要拿得太穩，如若他也像你一般，背地叮囑妻子，那東道就贏不成了。」伯虎道：「不是我在娘子面前誇一句口，那怕他家銅牆鐵壁，要是我去的話，自能看到他妻子，而且教他佩服我的手段。」一宵無話，又到來朝，次日來到書房之中，將身坐定，喚進唐興。唐興道：「大爺有甚吩咐？」伯虎道：「昨天我與祝大爺賭的東道，你聽見沒有？」唐興道：「聽是聽見的，依我眼光看來，大爺必輸之兆。」伯虎道：「何以見得？」唐興道：「祝大爺是有名的毒蛇，你想毒蛇肚裏的念頭，何等奸刁？他前後門一關，難道大爺插了翅飛進去不成？」伯虎道：「這倒不妨，我明天扮了一個賣菜的，到他家門首，見機而作，必要看了回來，贏他東道。」唐興

道：好笑好笑，一位正經相公，把大事丟在腦後，偏愛幹這種把戲；相公挑了菜出去賣，豈不被街坊上的人，笑掉了牙？伯虎道：他們又不認識我，笑也沒有什麼要緊啊！如今你快去買一副擔子，還有草鞋草帽，也是缺不來的，明日應用。唐興道：請大爺拿錢出來，立刻去辦。伯虎滿面笑容，取一錠銀子，約莫三兩多重，交給唐興。接了銀子，走到外面，自言自語道：也算唐家祖宗沒有積德，我家大爺當初只在女色上用工夫，娶了九位娘娘，到了現在，總算收心，那曉依舊不肯讀書上進，終日只圖作樂，可歎！可歎！我唐興吃他一碗，祇好憑他使喚，勸之無益，還是去買了再說。他順便在外邊鬼混了半天，這纔買了一副菜擔，一頂丹陽草帽，一雙草鞋，慢吞吞拿着回來。伯虎等得好不心焦，看見唐興，劈口就埋怨道：怎麼你去了這許久時候？在那裏躲避？唐興道：草鞋草帽容易買，那副菜擔子，却費了不少心血，幾乎走遍了六門三關。伯虎並不追問下去，將一付空菜擔，挑在肩頭之上，顛倒價在廳上走着，向唐興問道：你看我像不像唐興？道：像得很，像那天賣菜的兒子。伯虎拋去菜擔，罵道：放你的狗屁，吃了夜飯再演。於是命廚房搬出晚膳，吃過之後，伯虎打扮起來，頭戴丹陽草帽，身穿月白綾薄棉短襖，外面罩一件玄色紡綢背心，下面穿一條鸚哥綠夾褲，並將鞋襪脫去，赤了脚，着上草鞋，纔一踏地，口中嚙着連聲。唐興道：大爺！你做什麼？伯虎道：我的足有些擦痛。唐興笑道：哈哈！大爺要尋作樂，疼痛應當熬一熬，但不知草鞋尺寸如何？伯虎道：大小正好，你看我像賣菜打扮嗎？唐興道：像有幾分像，不過身上穿得太漂亮，人家起了疑心，看成祝家大姑娘，豈非白費心機？伯虎道：不用你替我着急，等到我看了回來，方知我大爺的手段高強。說着，也不將衣服更換，隨身進來，走到九娘臥房之外，却有兩個丫頭提了紗燈走來。伯虎立在暗處，面貌看不清楚，登時沸反起來，兩個丫頭同聲罵道：你這個鄉下人，王法都沒有了，膽敢闖到我們九娘房裏來！待我捉住了你，請你吃一頓生活。這時九娘秋香正在晚妝，聽說房外有一個鄉下人闖來，怒不可遏，吩咐速將鄉下人網綁，請大爺發落。伯虎聽他們七張八嘴，不由的樂不可支，點着頭笑道：你們快快捉住，要緊緊的網綁，不要被他逃走了。

衆丫頭道：我們認道是鄉下人，原來是自家大爺，真笑死人了。九娘也笑道：怪東西！好端端扮了鄉下人，莫非有意嚇我麼？伯虎道：娘子不要罵我，只因明天上街賣菜，穿了試演的，怎說是嚇你呢？秋香道：還不去換了衣服睡覺。伯虎道：將要睡了，換他則甚？秋香道：書房中去睡罷。伯虎道：今晚偏睡在娘子房裏，不出去了。衆丫頭倒也識趣，一個個退出房外，背地裏互相調笑。有的說道：大爺真會尋快樂，格局一點都沒有。有的說道：快活人是向來沒有格局的，我想大爺身體這樣瘦，用天平稱起來，至多七八十斤，能有許多精神，對九位娘娘夜夜不停，夜夜不息。有的說道：瘦的人精神好，胖子是不中用的。有的說道：你怎樣知道胖子不中用？有的說道：我的爸爸是個大胖子，綽號叫做跌碎鋪蓋，到了夜裏，我的媽總要罵上一頓呢。開文少說，伯虎關上了房門，笑盈盈地一隻手搭在九娘香肩之上，連連嗅着香腮道：好香！好香！香得有趣。秋香道：我看大爺一點正經全無，日後如何得了？伯虎道：娘子別笑我，你也正經有限。秋香道：怎說我不正經？伯虎道：要是你娘子正經，不該虎邱山上看男人啊！秋香道：住了！是你來看我，我何曾看過你？伯虎道：你看了我不算，還要三笑留情，害得我魂飛魄蕩，用盡心機，都是你引誘着我，反說不正經，好沒來由。九娘紅上桃腮道：你提起了前情，使我生氣。伯虎道：娘子爲何要生氣？秋香道：太師爺命你點了環，正經的儘有，都不當你的意，偏偏點我秋香，豈不教人生氣？伯虎笑道：娘子你也太愚了，我爲了你嘔盡心血，才得獲到點了環的機會，可是你千刁萬惡，不肯出房，我當時不見你花容，豈願罷休？如今已與我做了夫婦，何必恨我？既然恨着我，不該雲雨巫山之時，你將小金蓮勾住我啊！秋香啞道：你不得嘔唇嚼舌，快睡罷！於是雙雙解帶寬衣，上床安睡。一宵易過，次早起身，梳洗完畢，伯虎同了九娘，來到大娘昭容房中，忙問道：娘子今日身子康健否？昭容道：託大爺之福，尙還強健。伯虎道：娘子不可勞動，還宜將息爲是我往外邊去了。昭容道：大爺請便。秋香便將賣菜情由說了一遍。昭容聽了，十分好笑。這時伯虎已踱到外邊，唐興伺候他吃了早飯。若講他人賣菜，要趁錢養家活口，天亮就要出去叫賣。唐伯虎是遊戲三昧，所以不限時候。他用過早膳，然

後更換服裝。唐興道：這副菜擔，大爺你看裝得整齊不整齊？伯虎默着頭道：果然裝得甚好。那曉唐興是一個壞貨，將擔的一頭裝了青菜，另一頭裝了大蒜蘿蔔辣椒等物，又在擔裏暗藏了兩塊大石，一塊重十一斤，一塊重十斤四兩，有心作弄家主。伯虎不知其細，將菜擔挑上肩頭，皺眉說道：菜擔這般沉重，壓得我肩頭也痛了。唐興道：擔裏貨物多，自然重了，相公挑得動，也算出風頭的啊！伯虎挑了菜擔，出了自家牆門，畢竟沒有挑慣擔子，東一撞，西一撞，一步高，一步低，在街上橫衝直撞的過來。路上有甲乙二人見了，低聲說道：你看這個賣菜的，不像內行，照這樣挑法，走路人都要給他撞倒了。乙道：賣菜的面孔很熟，而且很像唐伯虎大爺。甲道：你說穿了，確乎有些像他。伯虎聽得清楚，却只做沒有知聞，依舊橫挑着擔子，也不叫賣，向前走着。忽聽旁邊有人喚道：賣菜的！快歇下來，我要買你菜。伯虎道：你不要買我的菜，後面還有挑來。偏偏這人是個硬漢，板着臉道：勿賒勿欠，現錢交易，爲什麼不賣幾文銅錢一斤？伯虎雖然扮了賣菜，却一向不知道菜價的，便停了擔子道：每斤一百文。那人道：菜賣了一百文一斤，你只好賣給跌子吃。伯虎道：要不要由你，賣不賣由我。那人道：倒底多少錢一斤？伯虎道：你嫌我太貴，就五個大錢一斤罷！那人便秤了一斤菜。伯虎又挑着菜擔前行，只聽那邊叮叮咚咚一陣響，抬頭一望，見枝山身背線籠，手裏搖着喚嬌娘，緩步走來。枝山是近視眼，目力極其不濟，就是走近他身邊，看了也不十分仔細。可是伯虎早看出枝山行藏，心想這阿鬍子確是想入非非，但他看雖看不出，却也不可不防。所以挑着擔避了過去。且說祝枝山一路賣着線過來，生意真好，因爲他賣線不是內家，五文錢可賣一把線，女人只要估便宜，大家爭着向他賣線，忙得他不及應付。可笑他一年到頭做事，無不穩穩賺錢，獨此次賣線虧了本，他肚裏豈有不轉念頭之理？暗忖贏了東道，除去開支，尚有盈餘；如果贏不來東道，那麼賠了夫人又折兵，令人氣死。他一頭想一頭走，來到了唐府後門之外，將喚嬌娘接二連三的搖着，覺得走了許多路，非常辛苦，身子靠在牆壁上，搖了一個多時候，不見有人走來，心下老大的着急，用手在後門上連連敲了幾下。管後門的唐德聽得門

响，開出門來，問道：「你敲門做什麼？」枝山道：「府上有位姐姐要賣線，約我來的。」唐德道：「叫甚名字？怎樣一張面孔？」枝山撒謊道：「名字不知道，大概十六七歲，一張白圓面孔。」唐德想了一想，道：「莫非是巧雲妹？待我去問一聲看。」說着回身進去，一問巧雲，巧雲回說：「沒有約過賣線的。」唐德問過之後，將後門關閉。枝山沒好氣道：「唐家有了這許多蚌將軍，竟一根絲線都不買，豈有此理？」他仍將喚嬌娘不停地搖着，畢竟被他搖出一個小梅香來。小梅香名叫月芳，向唐德問道：「外面賣線的去了沒有？」唐德道：「你聽叮嚀叮嚀還在那裏搖呢？」月芳笑道：「我的運氣好，賣線的沒有去。」說着扭着身子，開了後門走出來。枝山大喜道：「姐姐我賣的是杭州線，可要買些繡花鞋？」月芳道：「只要便宜，我就買你。」枝山道：「如果姐姐心愛我的線，半送半賣。」月芳便在荷包內掏出十文銅錢，買了一大把五色花線，快活得了不得。枝山道：「你家可是姓姚嗎？」月芳道：「我們姓唐。」枝山假意道：「不錯，是唐員外府上。」月芳道：「不對，是唐大爺的住宅。」枝山鼓掌道：「巧極巧極，不瞞你姐姐說，我是無錫東亭人，是華太師的老鄉鄰。」月芳道：「你是華太師老鄉鄰，不干我事。」枝山道：「半月之前，我在華府賣線，偶然說起要到蘇州，華太太就叮囑我一句話。」月芳道：「一句什麼話呢？」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賭東

話說祝枝山冒認了華府鄉鄰，向月芳道：「華太太對我說：老身有一繼女，嫁與蘇州唐伯虎，排行九娘，久不見面，時常掛念。你到了蘇州，煩你順便前往唐府，見一見九娘之面，身體可安好否？那曉我今天賣線到此，這裏正是唐府，仰煩你姐姐與九娘說一聲。」月芳點點頭道：「你叫什麼？」枝山道：「我叫朱老成。」月芳道：「你在外邊等一刻，我去通報。」枝山忙不迭稱謝。月芳走到九娘房內，說道：「九娘，娘有一個賣線的朱老成，無錫人，與華太師是老鄉鄰，華太太有言託付他，叫他來探望九娘娘的，現在後門等候，不知九娘娘可要見他。」秋香何等聰明，滿腹一抄，

相府左右前後，沒有姓朱賣線的，一定是祝枝山喬扮而來，設計哄騙我出外見面。從前大爺說過，枝山是個落腮鬍子，待我一問便知。遂道：那個賣線的，有鬍子沒有？月芳道：鬍子多得很，一張嘴都看不見。秋香自知所料無錯，推說道：你去對他說。今日九娘身子不快，叫他明日來罷。月芳怎知其中機關？出外對枝山說了，枝山以爲秋香中計，心下自是歡喜，笑道：姐姐叫甚名字？月芳道：我叫月芳。枝山道：可是服侍九娘的？月芳搖頭道：我服侍大娘的。正說話間，唐德跑得過來，搶白道：賣線的你別處地方不去賣，偏在這裏混鬧，真不識相到極點了。枝山道：你不能怪我，是這位姐姐喚我回來的。唐德道：月芳妹，叫他轉來，是不是賣線？月芳道：是的，你待怎樣？唐德道：買好了線進去，做甚麼？七搭八搭，要曉得鬍子都是壞蛋，你不要上了他的當。月芳怒視了一眼道：你是好人，你比鬍子更壞呢！這個鬍子是無錫人，華太師的老鄉鄰，華太太託他到來探望九娘的。你若沖撞了他，他告訴了九娘，打破你隻羹飯碗。唐德道：當真的嗎？月芳道：誰來哄你？唐德道：這樣說起來，我得罪了他了，讓我賠他一個不是。說着唱了一個肥喏。枝山道：你叫什麼名字？唐德道：敢是問了我的名字，預備告訴九娘，不成？枝山道：放心，我知道你的名字，下次來好稱呼了。唐德道：原來如此，我叫唐德，專管後門事宜。枝山說了一聲：再會，背起線籠，搖着喚嬌娘，得意揚揚的走了。且說唐伯虎挑了一擔菜，不走大街，只走小巷，他面貌生得清秀，年紀又輕，衣服又穿得光鮮，捲起了褲管，露出藕也似雪白粉嫩的小腿，那班年輕的娘兒們，看見了，沒一個不愛上了他，所以東也喊他買菜，西也喊他買菜，無非和他尋一回開心而已。不多一回，已到了護龍街，街上行人，熙往攘來，是蘇州最熱鬧所在，兩旁店鋪，鱗次櫛比。有一家茶葉鋪，店主叫做張德凱，見了菜擔，就喊：伯虎，素常與他熟識的，他喊住了買菜，就不能不停。於是硬着頭皮停下，問道：開店的要買多少菜？張德凱笑道：青菜我不歡喜吃的，只要買兩個醋蒜頭。伯虎道：五文錢兩個，便宜得很。張德凱揀了兩個大的，哈哈笑道：你是唐大爺啊！伯虎忙道：是不是？你認錯了。挑了菜擔就走。張德凱那裏肯依？嚷道：唐大爺錢拿去。伯虎連說道：不要了！不要了！張德凱

不禁一陣大笑，笑得捧住了肚腹，話都說不過來。他老婆看見了，熬不住說道：「這樣好笑，像是吃了笑藥了。」張德凱最怕老婆，聽見老婆發話，忙止住了笑聲，恭敬地說道：「唐大爺挑了担，賣起菜來，豈不要笑？他老婆道：做生意有什麼好笑？」張德凱道：「唐大爺家裏有田有地，奴僕成羣，也要做這低微生意，一天能賺幾文？只要平常開銷省些就夠了。」他老婆鼻子裏哼着道：「沒腦子的人，只說沒腦子的話，生意不好，大家沒有飯喫，生意好了，拚着命喫大魚大肉。」唐大爺畢竟讀書人，有才情，有打算，他家裏喫口多，常言道：「坐吃山空，如果喫窮了人家，那不是頑的。」他的生意做出了一條扁擔，勝如一條龍，日進分文，豈非不無小補？張德凱聽了老婆的話，那敢再辯，一聲不響，坐在店裏咀嚼蒜頭了。再說伯虎，一頭挑着擔子，一頭轉念，心想：「視府上家人小使，個個相熟，一見面就要露破機關，還是打從後門進去，較易下手。」想定主見，於是抄到後門，事有湊巧，後門開在那裏，伯虎便高聲喊道：「五香冬菜挑着走進後門，直喊到廚房門首，給燒火婆一眼瞧見，說道：『你這個賣菜的，倒生得漂亮出色，可惜此地府裏，已經有了好幾缸菜，讓我們吃完了買你。』」伯虎道：「你家的冬菜不好吃啊。」燒火婆道：「吃是還可以吃，不過味道有些酸。」伯虎道：「菜若酸了，就不好吃了，我的菜又香又甜，滋味又佳，不信請你媽媽嘗一些。」燒火婆便在擔裏撮了一把，送到嘴裏，嚼了一回，說道：「你的菜果然好，比我天遠地隔。」伯虎道：「如何？可是我的菜比衆不同，你作成我幾文錢罷。」燒火婆道：「買要買你的，可惜沒有錢。」伯虎道：「我賒給你，只要做一個常主顧。」燒火婆道：「你有多少本錢？如果你賒，我家人多，大家問你賒菜，你不要逃走。」伯虎道：「愈多愈妙，我儘管賒得起，如今你要秤多少？」燒火婆道：「秤半斤足夠了。」正說着，十七八個蚌將軍，蜂湧而來，伸手到擔裏，你也嘗一撮，我也嘗一撮，伯虎巴不得她們吃個痛快，說道：「衆位姐姐吃得滋味好，可要買些。」衆丫環道：「買你要錢的啊。」燒火婆道：「他肯賒的，你們買就是了。」伯虎道：「我的本錢大，怕你們吃不完東西。」衆丫環道：「你討我們便宜，我們要打的。」伯虎見了她們，倒也有趣，便揀一個年長的問道：「姐姐叫什麼名字？」年長的丫環搖搖頭道：「我沒有名字。」伯虎道：「這倒奇了，貓狗也有名字，怎

說姐姐沒有名字，年長丫環道：「你要死快了，將人比貓狗，我叫碧桃。」伯虎道：「這個名字不好，必逃必逃，將來必要桃之夭夭。」碧桃火冒道：「噴膿撒血，我逃到那裏去？」伯虎笑道：「恕我口出無心，姐姐不要生氣。」碧桃看了伯虎一眼，道：「我是不會生氣的。」伯虎道：「姐姐可有茶麼？」借一杯與我解渴。」碧桃取了一盞茶，遞給伯虎。伯虎一飲而盡，道：「多謝。」一衆丫環齊走開，只剩一個碧桃。她今年十六歲，情竇初開，見伯虎生得唇紅齒白，登時動了邪念，問道：「賣菜的你姓什麼？」伯虎道：「我姓虎。」碧桃詫異道：「看你人生得粉嫩，你這個姓，却有幾分驚人。」你今年多少年紀？」伯虎道：「我十七歲了，還未授室呢。」姐姐多少青春？」碧桃道：「比你小一歲。」伯虎道：「有幾位官人？」碧桃滿面通紅，睜道：「虧你說得出。」伯虎道：「我且問你，你家主人是誰？」碧桃道：「我家大爺，赫赫有名，叫做祝枝山，渾名洞裏赤練蛇，毒得人家個個怕，假使你咬了一口，性命就沒得活。」伯虎道：「你家主母做人好不好？」碧桃道：「中庸之道，說好不好，說壞不壞。」伯虎道：「怎麼不見出來？」碧桃道：「我家娘廚房裏是不到的。」伯虎道：「聽說你家娘娘十分縹緲啊。」碧桃正待回答，這時進安走來，看見伯虎與碧桃閒話，立地翻轉面孔，將伯虎罵出後門。伯虎只得忍氣吞聲，挑了菜擔回家，已是午後。唐興道：「大爺今天做了多少生意？」伯虎道：「現錢沒有，却賒出了一大半。」唐興道：「虧本生意，只有大爺能做。」伯虎停下擔子，換了衣履，用過中膳，逕自來到九娘房中。秋香接着問道：「大爺可曾到祝府去過？」伯虎道：「去是去過的，只見了他家衆丫環，單單不見祝家大嫂。」秋香道：「你贏不了東道，怎生主張呢？」伯虎道：「娘子這倒不妨，明日再行略施小計，無有不見之理。」九娘笑道：「計將安出？」伯虎道：「那是要臨時見機而生，可笑那祝枝山扮了一個賣線人，模樣兒倒有幾分像，我在路上遇見他，他却沒有瞧見我，不知他來過沒有？」秋香道：「他來過的，他的思想果然刁惡，竟捏造空中樓閣，推說住居無錫，是華太師的鄉鄰，此番來蘇華太託他到來探望於我，務必面見。」伯虎道：「你怎樣對付他呢？」秋香道：「我回他身體不安，叫他明日再來。」伯虎道：「明日他來了又怎樣呢？」秋香道：「仍說身體未安不見。」到了第三日，說他是個不良之徒，叫衆丫環打他一頓，以資儆戒，你道這計策可好？」